

一
心
詩
集

蔡元培題



一心詩集
直題

方莊國書

君毅

一心詩集

一九三七年七月初版

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作者 王一心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 上海馬路四
北新書局

芳購于汴

一心詩集

清 新 俊 逸

蘇元培題

本詩集中一部分已被譯成日文，此爲其中之一篇。



鬻兒謡

——國名に賣子——

王一心作

整女如糠瓜
年荒值錢錢
辛勤當自愛
不比在娘邊

陝西の裏後には、人民が生活に苦しみ、凡て効く少女を、
安い値段で賣出しつゝある。從つて「鬻兒謡」をつくった。

一四一二歳生だ。

昨年秤で量つたら二十一斤だった。
今年は三十斤よりも きつと餘りがある

一圓で五斤零だつて
人肉は猪肉より安い！

手持の且那買つてけるかいらないか？
いらつしやい、子供がやさしい！

腹が空いたると、あんまり我慢しられないよ。
この年間にはどんなことになるかもしんねいよ！

誰か賣はふと思はんか六回に買つたつて、

七
キ
檢
譯

趙序

王一心先生以前把他自己的詩編過「畫眉集」；現在刪去三分之二的材料，加上許多新作，編成這一本「一心詩集」，計分四篇：「黑水河」多寫勞動者的生活，「西風語」多寫哲理，「畫眉歌」多寫情詩；「不夜城」多寫景色，編制極為整齊謹嚴，去取亦極嚴格。

他的詩頗似英國的羅賽蒂 (D. G. Rossetti)。相似之點至少有四處：（一）每首詩很短，以二章章四句者為多；（二）每行也很短，不大堆砌，純任自然；（三）多寫戀愛；（四）常歎息於人事之無常：（例如「追逐」和「西風語」都顯然地現出詩人的氣質來）所以，無論在形式或內容上都使我起了這個聯想。

倘容我選這集中最好的詩的話，被譯成日文的「鬻兒謠」「追逐」以及「故都的黃昏」自然都不壞，此外我更喜歡的是「賣技的一羣」「偶成」以及「送佳訊歸海州」，尤其是後二首，簡直是樂歌，雖沒有配上譜子，但讀起來是那樣的和諧，柔滑，柔滑得似一心所居的西湖的水面。

趙景深，二十六年七月。

自序

爲了使讀者對於這集子增加閱讀上的方便，在這裏，作者很願意簡略地敘述自己寫成這部詩集的過程。

我雖然十三四歲時就歡喜詩，但真正開始走向詩歌的路要從民十九在吳淞讀書的時候算起。那時候受了詩人徐志摩先生的鼓勵，使我一顆嗜好文學的心純粹傾向到詩歌方面來。由於跟新月派諸詩人較多接近的緣故，無意中我的詩也受了「新月派」的影響。

第二年的春天我出版了處女詩集「忘憂草」，同時與孫佳訊葛賢甯等組織「新東方詩社」，發行新東方詩刊，一方面又與劉宇邵冠華合編一部詩選，那是我詩興勃發的初期，詩的產量自然比較多；因爲年紀輕，（那時只有二十

歲，）同一般年青人一樣的歡喜談戀愛，差不多完全在「情詩」上用功夫。

雖然其中也曾受了白居易的影響完成幾首取材社會的故事詩，可是表現得非常薄弱！同年的秋天我就準備出版第二部詩集；承傅東華先生的好意，除了答應為我寫序外，並且把詩稿介紹給鄭振鐸先生，請他先選擇幾首在「小說月報」發表後再行付印。未幾一二八事件發生，淞滬成了戰場，我自己存着的一份原稿終於砲燬在砲台灣，同時商務印書館被燬，另一部分存在商務編譯所的稿子，預料也難免遭殃了；翌年轉學北平，有一次在嚴既澄先生家裏碰見振鐸先生，他提起我那些詩稿，說是十九已經沒有再發現的希望；於是，我急急地把存在腦子裏的幾首重寫出來，其餘的就讓它從此永遠消滅了！

在北平的一年我為了應付浪漫的費用多寫一點散文；但並沒有間斷對於詩歌的趣味，甚至開始把趣味發展到戀愛以外的題材，這集子中那些染有北

方氣息的詩都是那時候的產品。不久山海關失守，熱河告急，華北情勢頗吃緊；我爲了詩稿第二次的罹難，於是在緊張的空氣中費了兩個通夜整理出僅存的詩稿，分寄沈從文、邵洵美、徐仲年、趙景深諸兄圈選，準備自費印行。一方面又請胡適之先生指教；結果各人都很快的回信來，但各人的意見未盡一致，因而使許多詩的取捨上發生了困難；同時接到胡適之先生這樣的信：

「……古人說，『做詩容易改詩難』。這話固然不錯。但我感覺『刪詩』更難。凡做詩的人，都應該努力刪削自己的詩，疵瑕全去，精采自露。刪詩第一是要刪去不可留存的詩；第二是每一首詩中刪去不可存的句子或段落。

你的詩多很可存的，但還須忍痛割愛，自己刪落。

例如『失眠』一首必不可存。

又如『新的發現』一首，試刪去（一）（二）（六）節，就像更好了。你說是嗎？……」

當面他又給我許多鼓勵和指示；經此，我才感覺到其中應該刪削的實在太多，於是把出版的念頭打消。

一九三三年回到上海，與何德明陸印全等創辦「詩歌月報」，同時間，穆木天任鈞蒲風諸兄組織「中國詩歌會」，發行「新詩歌」，提倡寫實主義；從此上海的詩壇又形熱鬧，詩人們寫詩的題材也擴大了，這是一個值得讚美的動向，我個人寫詩的態度也稍稍轉變，（無論是內容方面或形式方面）；可是仍然站在浪漫主義與寫實主義的兩條線，我感到自我衝突的痛苦。就在這個時候，我的詩第一次被翻譯到外國去；日本東京「文化集團」雜誌第二

卷第六號上那篇「鬻兒謠」，是拙詩被翻譯到外國去的第一篇，其餘如「故都的黃昏」，「蛙歌」，「追逐」也已經有了日譯；（原稿發表「現代」「文藝月刊」及申報「自由談」，譯文散見「時代詩人」、「朝日新聞」等處）；據一位留法的朋友說，「蛙歌」一詩已被譯成法文，可惜我自己至今尙未看到。

最近三年來可以說完全在沉默中過日子，只有從漢口回到上海旅居的兩個月，總算寫了十多首詩，回到杭州恰恰兩年了，心境如同鐵樹一樣的難得開花，似乎我和詩的姻緣就這麼完了！但是，我不能這樣甘心沉默下去，只要自己不為惡劣的社會所感化，不為庸俗的名利所引誘，自信將來還能抖出一星星力量，唱一支人所未唱的歌曲。從今以後，我決心致力於『長詩』的寫作；這樣就不能不把過去的短詩選擇一部分印行這個集子，以便告一小

的段落。這次選稿的標準完全憑着作者主觀的心理，與客觀標準的差異是很可能的。

承蔡子民、胡適之二師的鼓勵並題字，趙景深兄在百忙中抽暇作序並幫助本書出版，謹此表示深切的謝意。又，宋一痕兄曾以拙詩爲題材作了許多珍貴的圖畫，在這裏未能製版刊出，深覺遺憾；只好請讀者到各大畫報上去發現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王一心序於杭州

目 錄

趙序

自序

第一輯 黑水河

壇城山

採桑女

賣技的一羣

街頭神女

胡同裏的音籟

鬪兒謠

一八

一四

一二

七

五

樵夫曲 一一一

舊書攤 一五五

「薦頭行」 一六六

車水 二九

西湖船 三一

黑河水 三三

第二輯 西風語

古劍之哀怨 三五

忍耐 三七

險惡 三九

追逐 四一

憂鬱	四二
黃昏的弓箭	四四
偶成	四六
頰廢	四七
悼阮玲玉	四八
婦婦	四九
贈	五〇
西風語	五一
第三輯 畫眉歌	
題未定章	五二
美麗的謎	五四

鴻漣	五八
離邊新曲	六〇
問	六二
在城牆上	六三
新的發現	六五
鄉村幽會	六七
那一晚	六九
海濱的約會	七一
畫眉歌	七三
第四輯 不夜城	七五
蛙歌	七五